

· 台湾斗智小说系列 ·



人吃人的社会

台湾 谭谈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72
83

公

(台灣)

譚
談

人吃人的社会

中國文聯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台湾斗智小说系列

人吃人的社会

(台湾) 谭 谈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25印张 2插页 89千字

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*

ISBN 7-5059-1910-5/I·1334 定价: 3.00元

大陆版作者自序

笔者本名徐国隆，生于潼关，幼年长于北京，步入少年期，为避日乱，始转返原籍安徽颍上。

求学、结婚，均在家乡完成，而时光荏苒，不觉已近抗战末期矣。

日寇侵华战争，并不因残灯之火，难予继续，相反，愈演愈厉，梦想并吞中国，作为入侵他国军事资源，而此时笔者与三弟玉隆和其他少、壮年一样，投笔从戎，先后加入抗日阵营，孰料战争结束之快，弹指之间耳。

胜利后，路经南京和平门，无意和三弟玉隆巧遇，百劫余生，快慰胜过悲伤，相处近一月，从此各奔西东，再相逢只有梦中寻求了。

返台就任编制最大之政工队长，由于个性疏狂，不适合军
中生涯，终于迭次请求退休，达到从事笔耕目的。

写作逾三十五载，计用过笔名谭谈、司马长虹、铁羽、徐
行、徐垒、徐凯等六易之多，所以然者，一生嗜友如命，凡有所
求，只要能力所及，勿不慨然承诺，是以借用我笔名的，不胜枚
举，因而造成拙作许多怪现象发生，冒名顶替者有之，盗印剽
窃者有之，以假乱真者更是多如牛毛。

直到笔者用“谭谈”作笔名，方把逆势扭转，但已“夕阳无
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矣。

用谭谈笔名出版逾百部，加上其他笔名发表的，早已超出
二百部有余。其中许多作品已被亚洲电影公司，邵氏电影公
司改编为电影、电视。诚所谓“自古名医如良相，不许人间见
白头”，我老矣，病魔缠身矣。此刻竟和家人取到联系矣。回
溯环境好时，家中骨肉，却生不如死，文化大革命浩劫，天愁地
怨，不堪追述，而我却不能助家人丝毫之力，而今病入膏肓，住
院抢救，可说七进七出，今知拙作大陆再版发行，现已交胞弟
斌隆、德隆全权处理，希望略补前愆，亦可稍慰先父母在天之
灵。

徐国隆(笔名谭谈)写于香港

开场白代序

项硕文死了，是被人吃死的，“人吃人”比野兽高明，用不着张牙舞爪，只用些欺骗、诡诈、诬陷、造谣，就可杀人于无形；更绝的是：这等杀人非但不犯法、不偿命，还可以倒打一耙，耀武扬威，天是老二，他是老大哩！

不管怎么说，人总算死了，项硕文虽蒙主召唤，还有位一字之差的项龙文活在世上呢！

项龙文何许人？小角色，不值一提，唯其长像、性格；以及好荣誉、肯吃亏、爱国家、孝父母，都与跳楼自杀的项硕文非常酷似。

如果读者们认为此书男主角就是项硕文生前写照，或是书中另有所指？笔者只好说：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，任君选择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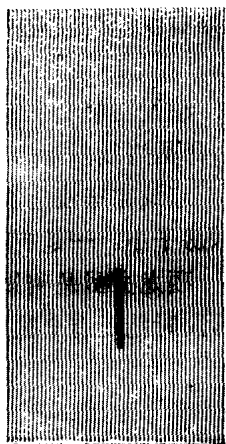
最后引用本书男主角项龙文先生几句话——就算是正式的开场白吧！

一、项硕文并非弱者自杀，而是勇士有意义的死谏。

二、项硕文像颗炸弹，非但炸醒了醉生梦死之人，也令专

拍“枕头”、“拳头”的电影圈如梦方醒，鸦鸦乌的滚蛋。

笔者也最后一句：“项硕文”？“项龙文”？同样的与谭某人风马牛不相干是为序。



**某公司、大摆乌龙阵；
登龙术、莫过脱裤子。**

这一天，报纸上出现了占全幅的空前大广告，原来是“良心电影公司”招考男女演员。

这家公司广告够气魄，内容也够精彩，不但来者不拒，而且列出两部巨片待拍，勿怪青年男女，趋之若鹜，就差点没把脑袋挤扁。

项龙文是个上进心很丰富、不轻扬、不浮躁、重荣誉、又善于思考的青年，尽管如此，也受不了广告诱惑，何况，拍电影又是志趣之一呢。

唯独对片名不大满意，片名是：

**拳头对拳头，
枕头对枕头。**

一个充满了血腥气，一个却又黄色荡漾、肉麻兮兮，项龙

文唯有希望“良心公司”所拍片的内容不如想像的太那个就好了。

项龙文毕竟年轻，不知人心险恶，尽管对此公司打着问号，仍是兴致勃勃的赶来应试。

应试完毕使他的理想等于浇了一盆冷水，一是公司广告大、房子小。一是有理没理的先收报名费贰百元。

项龙文虽是明知上当，也和其他年轻人一样，总有侥幸之心，同时他还有个抱负——天真的抱负。

时代考验青年， 青年创造时代。

难道我项某人就不可以凭脚踏实地、苦干硬干的精神来转变一下电影界不良风气和诸多陋规吗？

其实，电影圈黑暗，他也仅是道听途说，并不一定十分清楚。

好在应试时制片梅天梁曾公开表示：本公司不同于其他公司打高空，毋论录取与否，一星期内准能接获通知。

等吧！一星期不过七天，晃晃眼就过去了。

项龙文住的是一家小旅馆二楼，与他隔房而居的，还有两名女同学，同样是受了广告诱惑，一起赶来碰运气的。

两同学一个叫甜甜，人长的甜，嘴巴也甜，属于外向型女孩；另一个叫柔柔，温驯的像头小绵羊，很内向，叫破了嗓子，也没有蚊子声音大。

二女都对项龙文不错，本来嘛！既是同学、又是同乡、加上又是远离家乡、出门在外呢！

熟不拘礼，甜甜一头闯入房中，项龙文正在埋头作书，敢

情他因投考电影演员，居然试写电影剧本哩！

“客人来了还在鬼画符？”

甜甜是个急性子，一把将稿子抢了过来。

项龙文急道：“别开玩笑，很重要的东西嘛！”

柔柔轻声细语的说：“甜甜！一见龙文就捣蛋，别耽误了龙文写家书呀！”

“不是家书，是剧本，想不到龙文还真有两把刷子哩！”

柔柔道：“甜甜！别忘了龙文非但歌唱得好，还是全校作文比赛的总冠军哩！”

甜甜忽然嘴巴一撇道：“别把他捧的太高！臭死啦！脑子就像铅灌的，不太灵光。”

“什么意思嘛？”

“学问是有点，却笨的像条老母猪。看啊……”

看剧本的定名——项龙文未完成的剧本叫“正义钟声”。

项龙文抢着说：“柔柔！‘正义钟声’的名字并不坏呀！”

“说你像猪就是名字取的不好。”

“世界上就缺乏‘正义’这两个字，如果影视界都把‘正义’思想灌注在每个人脑中，岂不很有教育意义？”

正义卖多少钱一斤呀？

甜甜说出这等莫名其妙的话，反而“格格”的笑了。

柔柔不服气的道：“不像话！你又认为什么剧本名比较妥当呢？”

“枕头对枕头不是现成剧本名吗？”

“那是‘良心电影公司’将要拍的电影啊！”

“据梅天梁制片说：片名虽定、剧本未写。”

“未写的剧本可以登广告吗？”

“菜死啦！电影公司都是先定电影名，才产生剧本嘛！”

“你倒是蛮内行的。”

“不但内行，我还可以决定剧本。”

“凭什么？”

“凭‘枕头对枕头’的电影女主角嘛！”

项龙文失声道：“天……你……你录取了？”

甜甜得意的把并不太丰满的胸部挺了挺说：“口试的当天就录取了。”

“那么快？”

“不过昨天才正式决定。”

“你不是昨天向我借钱看电影？”

原来甜甜不但好玩，虚荣心也非常大。

甜甜白了项龙文一眼说：“百来块钱值得一提吗？小家气，再过几天等我拿了订金。请你跟柔柔吃海鲜。”

柔柔说：“明天就回家了，才不吃你的海鲜。”

甜甜夸张的：“看我当了明星不舒服是吗？老实说，你也录取了。”

“我？”

“瞞你是小狗，昨晚跟你说去看电影，其实是梅制片约我去北投。”

项龙文关心的：“甜甜！听说北投不是好地方。”

“胡说八道！人家仅是陪着几位香港来的大片商，讨论加盟‘良心电影公司’的事嘛！”

“就这样决定你是女主角了？”

“当然还有另外原因。”

“另外原因是？”

“为艺术而牺牲，我答应演‘床戏’，梅制片还保证‘一炮而红’哩！”

项龙文、柔柔只吓得翻白眼。甜甜自以为是的又说：“未考电影公司前，娘就这样鼓励人家嘛！娘还说女儿够漂亮——漂亮是本钱，这年头读书有个屁用。”

“甜甜……”

未容项龙文插上口，甜甜眉飞色舞的：“关于你写的剧本，只要改写‘枕头对枕头’，我负责公司采用，至于价钱？保险多的你作梦都想不到。”

就在此时，女中带了名客人造访。

满口ABC，

一只鹰钩鼻。

客人四十来岁，头微秃、戴了副金丝眼镜，看起来像位有学之人，仔细一打量，却生了一只鹰钩鼻，项龙文赶忙让座，客人却向甜甜行了个“吻颊礼”，然后搂起甜甜小腰，目空一切的说道：“甜甜！这个鬼地方怎适合大明星落脚呀？”

甜甜飞了个媚眼说：“人家还没有当明星嘛！”

接着甜甜给在场人一一介绍，项龙文和柔柔才弄清楚此君是“良心电影公司”的苟导演。

八成甜甜巴结上导演先生与昨晚去北投有关了。

苟导演色眯眯望着柔柔说：“你就是甜甜的同学了？”

柔柔怔怔的：“是啊！在同一个学校。”

“嗯！站起来叫本导演瞧瞧！”

“干么?”

但柔柔仍然糊里糊涂站起来。

苟导演转着圈打量一番,然后说道:“明珠虽蒙尘,早晚放光明,这下子总算被我发觉啦!”

柔柔似懂非懂的:“什么意思嘛?”

“亲爱的小姐! 你也和甜甜一样,都是未来的大明星呀!”

“我……。”

“别妄自菲薄! ‘脸蛋漂亮’, ‘双峰挺秀’, 虽是矮了一点, 穿起三寸高跟鞋也接近国际标准了。”

说罢拍了下柔柔屁股——可能是赞美之意, 柔柔却羞得躲在项龙文身后了。

甜甜酸气十足的说:“苟导演, 柔柔样样都好, 我呢?”

“你当然更上一层楼, 否则本导演会亲自驾临, 让你签约吗?”

“签约?”

“当然是签电影明星的约了。”

甜甜乐昏了头, 在苟导演毛糙的脸上亲了一下, 又摆了个明星姿态, 笑道:“不知该怎样谢导演了。”

苟导演满口京片子说:“用不着谢! 只要往后别给小苟气受, 就阿弥陀佛了。”

“小狗?”

“小苟就是本导演, 往后可以直呼小苟才不见外。”

“怎好意思呢?”

“这是俺小苟的聪明处, 有朝一天, 你当了大明星, 红上半边天, 总不好意思对你的小苟耍大牌吧?”

“知恩报恩, 怎么可能呢?”

“你现在说得漂亮，可知现在的导演，不受大牌气的百中无一。”

“小……小苟你呢？”

“我也不例外，听说过林青霞的大名吗？”

“当然听过，一部片子就要好几百万，听口气你也导过她的片子了？”

“岂仅导过，而且还是我一手捧红的熠熠明星。”

“报上都说是刘家昌捧起来的嘛！”

“那是骗人的，其实是你的小苟一人杰作，只是有真才实学的人，不愿意自我标榜罢了。”

“果真是这样，你很有骨气嘛！”

“正因为有骨气，才不受林青霞气，也不导她的片，乃决心发掘第二个林青霞了。”

“谁是第二个林青霞？”

“当然是甜甜你了！不过，一旦把你捧到天上，可别一脚把人踢掉哦！”

“死相，才不会哩！还有柔柔呢？”

“柔柔是第二女主角，该满意了吧？”

女孩子都好出风头，处处占第一，甜甜当然满意，其实！苟导演内心里却把柔柔看得更高，问题是：他只是个名片上印着导演头衔的人，除非作梦做导演了。

柔柔没有反应，不但没有反应，连招呼也不打就走了。

她是个洁身自爱女孩；

也可能看穿是骗局了。

苟导演决不因柔柔离去而失望，仍猛吹法螺，还说到过三

十个国家，满口“ABCD”哩！

甜甜益发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并亲手倒了杯迷魂汤——旅余茶犹如黄汤也。于是趁着苟导演口沫横飞、高兴之际，忽然心里面把想爱，又不敢爱的项龙文吹嘘一番。

甜甜爱项龙文的潇洒，人又厚道，不能爱的却是项龙文是位穷措大了。

“小苟！”她说道：“你怎么也不打听一下，人家的这位男同学可是位文学家呢？”

苟导演眯了项龙文一眼说：“文学家跟要饭的差不多！小兄弟！趁早改行！趁早改行！”

项龙文听得很不是味道。

甜甜嘴巴一翘，嗔道：“别看不起人好吗？龙文还有本事写剧本呢？”

“编剧？”

“真的嘛！人家主演的那部戏不是剧本还没有决定吗？”

“是啊！龙文。”

他居然很亲热的招呼没法子插上口的项龙文了。

项龙文点点头。苟导演又大发高论，无非是剧本乃电影之灵魂，要想电影叫好，最主要的莫过于剧本编的好。所以他很想借重这方面人才。

项龙文听的很舒坦，因而对苟导演方才的坏印象也一扫而空，何况苟导演又能摸清年轻人心理，居然一口决定项龙文为他的公司基本编剧呢！

客房的电灯亮了，谈话不觉已是午后六点钟了，苟导演客气的约项龙文过几天作剧本上的谈话，于是挽起甜甜的小蛮腰，起身告辞，八成去北投谈签约的事？！

三天转眼过去了，三天虽短，但初出道的项龙文却对人际关系，感触良多。

首先是甜甜留了张字条不辞而别，字条大意是：为了各方应酬，小旅馆太不方便……。

仅是如此的一句话，但项龙文心里有数，甜甜可能签过约，由公司安排住豪华的大厦了。

继而是柔柔也表示今天要离去，离去并非回家，而是想找家歌唱训练班，学学歌唱，走一下歌星路线。

项龙文与柔柔是一对情侣，因而对柔柔的个性，非常了解。柔柔在任何场合中，都能把握自己，唯一的嗜好是唱歌——正与他本人一样，具有这方面天才。但项龙文却说不出理由，总是不希望纯洁像白纸般的柔柔走上这条路。

八成与他听到歌坛上讽言恶语有关了。

柔柔果真搬了家，本来嘛！女孩子住旅馆毕竟不方便，项龙文对本身的事——演员或编剧已没有了指望。第一、苟导演没有通知他。第二、他何尝不怀疑苟导演不是个正正当当的影艺工作者呢？

暂时不顾自己，却尽可能的帮柔柔选一家好的歌唱训练班，既然没法子阻止心爱的兴趣，也只有尽心帮她跑跑腿了。

柔柔就住在不远处的一家女子公寓，找到柔柔，适巧柔柔也要外出，项龙文问道：“就要出去？”

“谁知你来的这么晚哩！”

“吃饭没有？”

“傻瓜！人家就是要找你吃饭嘛！”

俩人离开公寓，挤公车到了西门町一家西餐厅。

两杯红茶； 一份快餐。

敢情项龙文为了省钱，只要了杯免费红茶充数，他倒非过于犹太，而是计划经济，一份客餐要七八十块，够他两天开支了。

“你不饿？”

“看你前顺便吃了门口的一碗阳春面。”

柔柔深情的瞥了他一眼，因为心中有事，三口作两口吃，一顿午餐告于结束。

“龙文！有没有较好的歌唱训练班？”

“有！五六家，就是不知哪家靠得住。”

项龙文取出口袋的今天报纸，柔柔“嘻嘻”地笑了。

“笑什么？”

“你仅找到五六家，我有三十家之多。”

柔柔也取出剪下来的报纸，三天的，有日报、也有晚报，怪不得有三十多家！

“柔柔！想不到这行生意蛮不错呢？”

“还不是学歌的人多嘛！”

“到底找哪一家好呢？”

项龙文心说有理：参观后再选择、决不吃亏。

两人有了这一决定，正打算按着报上地址，跑个下午，碰碰运气，蓦地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，拍了下柔柔肩膀。

柔柔不大高兴的：“这是干么？”

中年男子老气横秋的：“你走运了……你的前途无量。”

项龙文不解的：“请问先生是？”